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第五次再版

天虛我生所著

大學新講
鄭君題



上海三友實業社再版發行

利用造紙廠仿宣紙印

大學新講

弁言

天虛我生筆述

我。覺。得。現。在。的。青。年。凡。是。不。曾。讀。過。四。書。的。往。往。要。怨。天。尤。人。甚。而。至。於。自。殺。因。為。他。受。着。環。境。的。壓。迫。想。不。出。一。個。奮。鬥。的。方。法。來。所。以。只。要。有。種。人。把。他。一。引。就。會。引。到。一。條。路。上。去。的。這。一。條。路。是。什。麼。路。呢。不。是。邪。路。就。是。末。路。而。歸。根。結。蒂。恰。是。一。條。死。路。怎。樣。的。叫。做。邪。路。呢。醇。酒。婦。人。聊。以。自。解。其。抑。塞。不。惜。糟。蹋。了。自。己。的。身。體。以。致。於。志。氣。頹。唐。終。日。昏。昏。在。醉。夢。之。間。結。果。就。不。免。於。夭。折。豈。不。是。等。於。一。個。慢。性。的。自。殺。怎。樣。叫。做。末。路。呢。勤。吃。懶。做。狂。嫖。濫。賭。因。而。鬧。下。了。虧。空。以。致。破。產。失。業。或。是。自。己。並。不。如。此。而。是。間。接。所。受。的。影。響。例。如。所。賴。以。衣。食。之。人。或。為。家。主。父。兄。或。為。店。主。經。理。因。他。們。的。破。產。而。致。連。累。到。我。失。業。如。此。之。人。肩。背。相。望。因。而。造。成。了。一。個。懂。憬。的。社。會。大。家。覺。得。無。路。可。走。於。是。有。種。桀。驁。之。徒。挺。而。走。險。流。為。盜。匪。卒。致。殺。身。之。禍。豈。不。是。一。個。急。性。的。自。殺。都。是。走。上。了。死。路。呢。有。人。問。我。眼。前。可。走。的。路。實。在。沒。有。失。意。的。青。年。大。都。徬。徨。在。歧。路。之。間。覺。得。瞻。望。前。途。絕。無。生。路。大。家。只。是。掙。扎。着。要。想。從。死。路。求。生。一。班。先。知。先。覺。的。只。叫。

我們。起。來。奮。鬥。而。又。沒。有。一。個。奮。鬥。的。方。式。來。指。導。我。們。究。竟。拿。什。麼。來。做。奮。鬥。的。工。具。呢。我。說。生。路。只。有。一。條。他。的。指。路。牌。只。有。一。個。『做』字。做。點。什。麼。呢。就。是。做。人。做。人。應。該。怎。樣。做。呢。可。就。不。能。不。學。而。能。學。點。什。麼。呢。就。是。學。奮。鬥。奮。鬥。的。成。功。者。第。一。個。要。算。是。虞。舜。我。們。應。該。學。他。的。環。境。可。謂。極。人。世。的。難。堪。他。的。家。庭。狀。況。父。是。個。頑。父。乃。是。有。眼。無。珠。的。開。眼。瞎。子。叫。做。瞽。瞍。他。的。母。是。個。罵。母。（口。不。道。忠。信。之。言。謂。之。罵）專。門。嘮。嘮。叨。叨。的。罵。人。他。的。兄。弟。是。個。做。弟。象。頭。獍。腦。的。蠻。蠢。不。堪。所。以。叫。做。象。還。有。一。個。妹。子。叫。做。繫。大。概。似。匏。瓜。一。般。繫。而。不。食。的。所。以。叫。做。繫。一。家。五。口。完。全。都。要。舜。一。個。人。去。耕。田。來。養。活。他。兄。弟。既。不。肯。幫。他。耕。種。而。且。還。要。和。他。作。對。他。的。母。親。是。個。後。母。舜。是。前。母。所。生。因。此。他。的。母。親。只。偏。愛。自。己。所。主。的。象。而。對。於。舜。還。要。加。以。毒。害。他。的。父。是。一。塊。頑。石。似。的。動。也。不。動。一。動。無。論。什。麼。事。都。要。舜。去。做。耕。田。呢。摸。魚。呢。還。要。做。陶。器。呢。還。要。做。泥。水。匠。去。塗。廩。呢。做。窖。溝。匠。去。浚。井。呢。做。到。手。胼。足。胝。痛。苦。不。堪。（胼。胝。病。解。云。胼。胝。為。皮。膚。之。硬。結。有。時。皸。裂。非。常。疼。痛。其。基。底。化。膿。破。潰。雖。壯。男。子。亦。轉。輒。反。側。不。得。安。靜。除。轉。業。或。廢。止。其。原。因。之。職。業。外。無。根。本。上。之。療。法）還。要。被。他。後。母。用。大。杖。趕。出。門。來。無。可。如。何。只。好。號。泣。呼。天。但。是。他。並。不。怨。天。尤。人。只。是。自。怨。自。艾。意。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

至我的父母不喜歡我。一定我有不是之處。以致如此。因而格外的盡力於畎畝之中。畎畝與畝有分別。畎是每一畝田間。都有一楞一楞的水道。深闊各一尺。以洩其水。使下游而至溝洫。以入於川。而注於海。使得所種之田。不致遭受山洪暴發淹沒之災。所以歷山下的耕者。遂都讓畔洩水。避免了洪水之禍。後來舜叫禹去治水。就是從經驗而來的。格物致知。只教他去「盡力乎溝洫」。而洪水以平。但是他在田間的時候。並沒有富貴的思想。他後來的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並不是他自己千求而得的。他不過用着誠意去耕着他自己的田。他的心裏。也沒什麼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他只吾行吾素。做着應當做的事。他到三十歲。還是一個鰥夫。沒有娶妻。其時唐堯在位。已七十年。自己覺得老了。心力不濟。要想遜位於有德之人。咨於四岳。而四岳與羣臣諸侯。大家衆口一辭的保舉這舜。說他能夠在惡劣的家庭環境之中。「克諧以孝」。在歷山的鄉土中。能毅使得羣衆感化。「蒸蒸日上」。人物都能俊又不凡。不猶丕也。丕。大也。凡是作姦犯非之輩。大大的受到了教訓。都被他感化了過來。然而當時。堯尚未能深信。要試試他看。於是先使他的九個兒子與他共事。以觀其外。（丹朱亦在其內）後把兩個女兒都嫁了他。以觀其內。居然一年。

而所居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天下之士多就之。堯遂率天下之民歸之於舜。堯對舜說：「詢汝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而舜自謙德薄。不足爲嗣。堯因請其攝政。經過二十八載。堯死以後。他尚不肯卽位。而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不願歸附於堯之子。而歸於舜。然後始踐天子之位。你看他使禹治水。以通溝澮。而平土地。使益掌火。以焚山林。而驅猛獸。使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以防荒歉。而禦飢寒。他是專門和惡劣環境去奮鬥。而使大家從死路上掙扎出生路。來的那時的洪水災荒。也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天災地變。而他。能穀奮鬥。那時的猛獸害人。也是無理可喻的一個弱肉強食。和現在侵略我們的外國人一樣。而他。能穀奮鬥。驅蛇龍。而放之。殖他的成績。多麼偉大。所以我說。舜是一個奮鬥的成功者。就是他在歷山之下。耕田的時候。盡力於畎畝之間。也是和洪水饑荒奮鬥着。只不過所處地位。前後廣狹不同。在先。只有一己之力。保其田畝。歷山之農。從而效之。不過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做他應做的事。後來做了元首。幫手自多。他就率領臣工。做他應做的事。推而至於廣遠。以平天下。豈不是一個好榜樣呢。我爲什麼。不先說堯。而說舜。因爲「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猛獸。尚爲人禍。他雖也曾使鯀治水。而所用非人。是個能行而不能知的。畢竟

要。比。舜。的。奮。關。力。差。上。一。點。所。以。稱。說。堯。的。只。說。一。大。哉。堯。之。德。也。一。而。稱。說。舜。的。却。說。一。舜。其。大。知。也。歟。一。孔。子。祖。述。堯。舜。是。專。指。其。明。明。德。的。引。證。不。到。奮。關。上。去。所。以。我。嘗。說。舜。的。成。功。是。由。格。物。致。知。而。來。他。的。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則。由。正。心。誠。意。而。來。誠。意。並。不。為。難。不。欺。便。是。誠。正。心。也。不。難。不。偏。就。是。正。一。舜。人。也。我。亦。人。也。一。我。只。要。和。舜。一。般。內。而。正。心。誠。意。外。而。格。物。致。知。盡。我。之。力。去。和。惡。劣。的。環。境。奮。關。就。可。從。死。路。上。掙。扎。出。一。條。生。路。來。這。生。路。就。是。大。學。之。道。孔。孟。當。時。不。得。其。位。只。好。以。周。公。自。期。而。期。望。於。春。秋。戰。國。之。君。能。為。堯。舜。禹。湯。文。武。實。在。是。為。了。天。命。所。限。不。比。現。在。的。總。統。可。以。由。民。選。而。產。生。的。我。們。原。不。想。做。總。統。但。就。工。商。廠。號。而。論。做。經。理。的。俗。稱。做。店。王。做。夥。計。的。俗。稱。做。店。官。公。司。的。董。事。是。由。股。東。選。舉。的。經。理。是。由。董。事。聘。任。的。各。部。主。任。是。由。經。理。選。任。的。假。如。你。現。在。還。是。一。個。學。生。或。是。小。夥。計。而。你。能。教。如。舜。一。般。的。正。心。誠。意。做。你。應。做。的。事。彷彿。舜。在。歷。山。之。下。盡。力。於。畎。畝。一。般。你。一。定。會。被。四。岳。諸。侯。推。舉。舜。的。一。般。荐。之。於。堯。由。主。任。而。升。為。經。理。正。與。堯。禪。位。於。舜。的。一。般。並。不。是。個。夢。囈。因。為。堯。老。而。舜。攝。是。個。天。演。的。公。例。孔。子。所。謂。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一。堯。之。盛。德。即。在。能。以。天。下。為。公。傳。賢。而。不。傳。於。子。只。要。有。舜。不。患。無。堯。因。為。現。在。的。人。壽。決。不。如。堯。之。長。無。論。何。人。他。要。傳。

位。的。時。候。一。定。要。找。着。一。個。舜。的。因。此。我。說。不。拘。何。人。應。該。學。舜。應。該。學。舜。的。能。與。惡。劣。環。境。去。奮。鬥。而。奮。鬥。的。工。具。就。是。大。學。之。道。的。一。章。經。所。以。我。把。他。來。細。講。一。番。

但是我要聲明一句。我並不是宗教家。也不是理想家。我是一個「求知」的實行者。自從十八歲踏進了社會之門。經過了三十七年的種種環境。覺得無論應付什麼環境。只有一個「誠」字。可以免除一切的困難。大學的一章經。其中竅要。只不過一個「誠」字。曾子的一日三省其身。亦不外乎一個誠字。現在的青年。服務於社會中。能如曾子一般的反省其身。即不致於失業。而生財之道亦在其中。現在我把生財之道。試講一些。『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這四句。可以和曾子的三省吾身。融會在一起講的。譬如說是一個家庭之中。父母兄弟妻子。你不替他們想法子。在可能範圍中。做點生產事業。你就是爲人謀而不忠。因爲無論男女老幼。總有相當之事。可爲。若使大家坐食。單靠自己一個人去養家。這就違反了生衆食寡的原則。有人說。父母是應該奉養的。『有事。弟子服其勞。』怎好反而去勞動老人。我說。種竹養魚。本來是老人之樂。五鷄二彘。亦是老嫗所優爲。而課孫尤爲老人所願負其責者。但使爲箕爲裘。亦足以紹良弓良冶之業。若使飽食羣居。無所事事。豈不是個傳而不習。誤己而且誤人。至於兄弟

妻子則可爲之事更多。假使兄弟俱是無能之輩。你就應該給他介紹幾個朋友。與他共事。以期同化。例如籌點小資本來。不拘爲農爲工爲商都好。只要你自己能擇友。那就是「端人之友必端」決不致於欺侮你的兄弟。而爲損人利己之圖。不過所求乎友。貴在先施。你在平時。果能「主忠信」以盡交友之道。則朋友們受過你的先施者。他必以德報德。一定也能忠信於你。所以生衆爲疾。亦有賴乎朋友。俗語說『靠朋友吃飯』因爲所靠的朋友。大都是「無友不如己者」他們都是拿本事換飯吃的人。並不是靠着我來「圖舖餽」的。所以我的家裏。雖然添上了幾個朋友吃飯。而他們都是做了吃的。不但自己吃過有餘。而且還把有餘的錢。來給我家裏的人買飯吃。假如我請了兩位朋友來幫我兄弟做生意。我的兄弟本來是不會做什麼的。最低限度。一月之中。兩人要吃十元的飯。而今能殼跟着朋友做工。所得工資。儘足以資糊口。豈不是表面上添了兩個朋友吃飯。而實際上反而減少了兩個兄弟吃飯。這就所謂是食之者寡。又譬如你的兄弟本來會得做工。所得工資。除過吃飯。能多十元一月。現在添了兩個朋友。幫着他做。所得工資。除過吃飯。也多十元。豈不是本來只有十元的收益。而今可得二十元。收益在用度上。就得舒暢了些。因爲是生衆食寡。爲疾。才能得到用舒。而不憂其窘乏。這就所謂生財之道。人人

都能辦得到的。至於烹飪縫紉。本是婦人之職。他在未出閨門之時。他一定受過母教的。你若使他拋荒了。而反僱用傭僕爲之執役。豈不對他。也是爲謀不忠。教他自省。有魏做了個傳而不習的懶人呢。但不過你自己本人。一定要以身作則。四體必勤。你若不能自修其身。以盡做人之道。你的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一定會得和你一樣。大家抹煞了良心。做個消費者。而非生產者。你就苦了一生一世。壓迫在家庭社會的經濟桎梏之下。直至老死也翻身不得。所以大學一章。重在修身二字。而修身的要件。就不過是「誠意正心」。也就是「明明德」。而用歸納法來換一句話說。就是子思子的中庸所說一個「誠」字罷了。現在我講大學也不過是一個「誠」字。我若不誠。不要說講一章經。就是寫一篇弁言也。早半途而廢的了。所以要請諸君鑒諒我的一番誠意。莫當做一席空談。

例 凡

凡用「」者是應特別注意的一種符號

凡用「」者是引用的

凡用（）者是註解

勘 誤 表

第十八講	第十四講	第八講	第五講	第二講	第一講	第一講	第一講	弁言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四頁	第四頁	第四頁
第五行	第六行	十三行	第二行	第五行	十七行	十六行	第九行	第十行
三十九字	三十九字	十五字	十一字	三十字	第二字	三十八字	第三字下	第二字下
惜誤情	去誤上	王誤山	就誤說	稱誤種	幼誤功	早字贅	漏讀字	缺一

第一講 大學之道

天虛我生口述 小翠筆記

大學是對小學而言。古人七歲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二十而冠。纔算成人。三十而娶。有了子女。就算做大人了。做了大人之後。就要做國家之事。如果不學無術。他就不能齊家治國。所以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就應該學做大人。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他在十五以前。並不是不學的。不過在小學中。學些洒掃應對進退之禮。以及學樂誦詩舞象舞勺。和現在的小孩子一般。他的心思。並不專一。也並不把這些學問之事。放在心上。『在心爲志』。直到十五之年。他纔專心壹志於學。所學的是什麼。就是學做大人。而以平天下爲己任。他的心得之學。所謂心傳的。就是這一章經罷了。現在的小學。不過以識字爲目的。所以凡是單單講究說文音義的一般學者。即使是個老師宿儒。也只稱之爲小學家。小學不過識字講義。而大學是要讀書明理的。讀書而不明理。仍不過是個小人而已。現在的大學。單單選出一科來。造就專門人材。與從前的大學目的。絕對不同。從前的大學目的。是要把小人的器量。放他大來。直把天下國家當做己之事。學成一種大人的氣概。不存小見。所以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因爲等到做了大人之後。出身處世。若是有己無人。專門以私欲而求利己。不顧損人。譬如大斗小秤。貪圖便宜。這就是小人的器量。這器量二字。就是度量衡。俗語說宰相肚裏好撐船。『器欲難量』。才是大人的氣概。如果做了個大人。與人接物。而仍是小器偏見。不能較大度包容。那就活到了七八十歲。仍是個小人而已。所以凡是「不明事理的人。人家就說他是小人。因爲他的見識。簡直和小孩子一樣。不過小孩子還有一種天真。而沒有機械。

心的。譬如他看見一樣好玩或是好吃的。他想要。就會向大人討。決不會攘奪盜竊的。要不到手。不過如大舜一般。號注罷了。而且小孩子。並不是個小人。因為他小。雖小。年齡還未成人。所以鄉黨中。稱年紀小的人。稱為小子。而不稱之為小人。若是已經成人。仍舊和小孩子一般的行為。這種人。纔是真正的小人呢。

道。猶路也。之。即俗語「的」字。但亦可作「到」字講。就是「先生將何之」的之字。大人所應該學的是什麼。就是應該走到一條大路上去。千萬不可走小路。所以「君子行不由徑」。因為從小路上走。往往遇到了歧路。會走錯的。或則徘徊歧路。進退維谷。不知所之。究竟該走那一條路。纔會到目的地。自己也就迷惑了。譬如從靜安寺路到黃浦灘去乘輪船。要到一個口岸上去。本來是一直的大路。決不會錯的。不過行人很多。汽車電車。橫冲直撞的。不免有些危險。或是遇到大出喪。立住了走不過去。你就覺得心焦。有人教你轉個灣。從小路上抄過去。於是從西摩路轉灣。望威海衛路。一又到了十字路口。不辨東南西北。竟會走到鄉僻角落裏去。找不到歇宿飯店。耽誤了輪期。徵倖遇到一個識路的人。重新尋到黃浦灘來。可是已脫了一班。費了許多勞力。誤了許多時間。若是早從大路走去。豈不便當。如今我們讀孔子的。一章經。就如坐了一部電車。從大路上走去。可就省力多了。這一章經。雖然只有二百五字。但是總綱却很簡單。不過是下文三在而已。猶如大路上的電車站。要到目的地去。一定要經過三個站頭。但是起點終點。只不過兩點。起點就是明德。終點就是平天下。王陽明的所謂良知良能。就是在明明德的起點。朱子講的格物。就是平天下的終點。其實都是一條路上的說法。不過孔子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德者本也。君子務本。所以王陽明要詆毀朱子。意謂他是舍本逐末的。他說朱子叫人去格物。我曾在庭中格竹子。格了幾日。並沒有格出什麼來。這一個笑話。至今傳說不衰。而其實王陽明也太笨了。若是竹子已經枯死了的。經過幾日。一定也有些理化學上的表現出來。若是活的。你用科學方法去考察他。做一個詳細的紀錄。在最初注意的時候。用精細的尺度。量準了某節到某節的長短。以及圍圓和顏色深淺的程度。不要說經過幾日。即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定也有一種變遷。這一種變遷。是由什麼原因而來的呢。那一定有關於天地人三者。或者因為天時的晴雨寒暖。或地氣的燥濕。和人工的灌溉。就可以因此曉得竹子要他容易長大。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他。這一種的行為。就是現在的理化。但是從前的讀書人。往往矯枉過正。以為這種是人欲。不是天理。是人為的。而不是天然的。因為世界上的人。大多數用人為的方法。而求滿其人欲。所以世界上就營營擾擾的不安靜了。一切爭奪竊盜。多由此而來。要想挽救這個流弊。於是乎有一班專講道學的人。要把天理來克人欲。又恐自己的話。人家不信。所以把堯舜抬在前面。說三代以上。多是無為而治的。其實上古時代的人。何嘗真個無為。耕稼陶漁。何嘗不是人為的。如果真個無為。而靠天吃飯。世上的人種。早已絕滅了。所以我說無為的無字。是個禁止之詞。與『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的母字相同。『無友不如己者』的無。正是這個無字。無為而治的為字。就是「有所為而為」的為。也就是「意必固我」四大端。譬如說。我意思是這樣。我一定要如此。我固守着一個方法。只顧於我有利。不顧他人。這就是人為。而求滿其欲的一種行為。也就是小人的行為。所以大學之道。第一步的克欲功夫。即是「在明明德」。現在我把在明明德的一句。細細講來。

書後

世人稱其父兄師友曰大人。即因其年必長於己也。禮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係泛言少長之序。肩隨云者與之並行而差退。即所以致其敬。使行者不亂於其途。又云「羣居五人長者避席」此言一席之地。僅容四人。長者必居首坐。若有五人時則長者避席異坐。使後至者得與列席。即所以示讓德。使坐者不亂於其席也。今人於行止之間。每多不檢。行則爭途。坐則爭席。聚則若鹿。鹿散則如鳥獸。是即曲禮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故吾以爲不及讀四書者不可不讀大學一章。不及讀五經者不可不曲禮一篇。

其二

大人先生之稱。自民國以來。已廢大人。而獨稱先生。因從前稱官府曰大人。故深惡而痛疾之。其實父母之官。必當愛民如子。故爲子民者。事之有如父母。稱爲大人。亦固其宜。稱先生者。不過先我而生。無論何人。凡其年長於我者。皆當以先生稱之。惟與父兄通問。若在書函中。不稱大人。而稱先生。則以後生自居。直不認爲子弟。未免無禮太甚。對於師長。曩稱大人。則以弟子自居。視彼一如父兄。所以示尊敬。而望其教育者也。口頭稱先生者。則以朝夕相見。或與父兄同在一處。所以別親疎也。近人函牘。稱謂每多失當。即自稱亦多未妥。例如稱愚。乃師友對於弟子之自稱。疎視遠戚。對於早卑功。亦都自稱爲愚。正所以示謙也。今人濫用。殊失其當。不如自稱其名爲較安耳。

第二講 在明明德

天虛我生口述 小翠筆記

凡是一個人。自襟抱而至提攜。第一件就是學步。而學步就是學走。應該向大路上走。方才不致於迷惘。如何而能不迷惘呢。第一步就是要明德。什麼叫做德。就是中庸的第一句「天命之謂性」。所以普通社會上。常把德性二字。併在一起去稱讚人。說某人是有德性的。是個好人。不過人之性。本善本惡。各有各說。至今還沒有個定論。據我想來。人秉天地之中以生。先天之性是天然的。所以父子兄弟之親。出於天性。後天之性是習俗相傳的。所以「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壁洞」。因為他的父母已經有所習染。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這已是人爲的。而非天理。什麼叫天理。要先把這理字講明了。什麼叫做理。我把一件最淺近的東西。比方一下。譬如王陽明所格的竹子。我把他砍下一截來。用刀劈與你們看。直劈是順着紋理的。他就迎刃而解。我們眼光看得見他的一條條的紋路。這就是理。若是橫劈。他就碎裂了。但是他的碎裂之處。仍是順着理路的。他從地下生長出來。能夠扶搖直上而成。一有用之材。這就所謂順理成章。他的傍生枝節。其中也有理路。正如人身的脈絡。有條不紊。如果沒有這些理路。即使有適當的天時地利。或人工的灌溉。也沒用處。但是這個引證。還不過是物理。而非天理。什麼叫做天理。天是無爲的。因爲他的風雲雷雨。並不是有意爲了什麼目的而爲的。他是完全出於自然而然的。一種行爲。他並不是要植物滋長而下雨的。也並不是要催殘草木而起風的。因雲騰而致雨。因電激而生雷。他並沒有先施責報的心思。存在其中。若是人爲的。他就存着一個先施責報的目的。所以人欲與天理不可。

同。日。而。語。「天地無私」就是說天與地是沒有一毫私欲存在的人生之初本與天地之心無二。乳哺之嬰無知無識。無所謂貪生畏死之心。索乳求飽。雖是人欲。但亦自然而然的。天理猶之草木需要雨露。他本來並沒有向天去求。天以雨露供給草木。享用比之父母把衣食去供給兒女。本來是一樣的。不過父母對於子女還有一半人欲參在其間。「天地之大德曰生」。他養活兒女。原是好生之德。與天地之心無異。但是養兒防老就不免有先施責報之心。這便是人欲。不過仍是合於天理的。因為天道循環。他所走的軌道。仍不外乎天然的理路。因而循環不息。至今不曾毀滅。若是走錯了一條理路。地球便會與星球碰了。天文學家。只知天文。而不明天理。常常會和杞人憂天一般的。鬧出笑話來。殊不知天理也和物理一樣。天地由陰陽二氣。輕清與重濁而分。譬如把水來分拆。輕養二氣。因為比重不同。在分解的時候。其中也有一條理路。不過粗心的看不出來。若把兩種有色的氣體來做個實驗。一定很容易看出。天上的雲霞。就是一個引證呢。凡人順理行事。就與天道運行一般。就是天理。人的良心。就是合乎天理的。大凡一個人。本來總有良心的。這就所謂天良。因為他有了一種私欲。於是乎抹殺了良心。以求滿其私欲。這種人就是昏昧的小人。如果把良心擺在當中。即使不學無術的野人。他也不失為庸德之人。什麼叫做庸。就是極普通極平常一個中等的人。也非上智。不是下愚。世界上是大多數的。所以堯舜治天下之法。「允執厥中」。如果單單為上智。下愚。而設法。就不免有所偏倚。使得大多數的人無所適從。中庸一書。就是講這個中行庸德的安人之法。而大學是講正心誠意修己之法的。必先修己。而後能夠安人。就所謂正己而後正人。所以大人之學。第一件先要把你自己的良心放明白了。然後教導眾人。也把

良。心。來。放。明。白。了。這。就。是。明。明。德。明。德。是。修。己。之。功。明。明。德。是。治。人。之。術。什。麼。叫。做。術。就。是。一。個。法。子。用。什。麼。法。子。來。治。人。纔。能。毅。明。其。明。德。亦。復。如。我。且。聽。下。文。

書後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謂。之。八。德。世。人。痛。詆。無。恥。之。徒。謂。之。忘。八。即。謂。其。人。縱。具。上。述。七。德。而。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故。又。目。之。為。涼。血。動。物。其。實。惟。薄。不。修。乃。閭。門。之。污。點。烏。龜。之。種。特。取。污。閭。二。字。之。諧。音。耳。忘。八。與。烏。龜。雖。皆。謂。其。無。恥。然。有。廣。狹。義。之。不。同。今。則。此。八。德。者。大。多。數。竟。已。全。忘。故。又。新。立。八。字。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兩。相。比。較。則。以。弟。易。愛。以。禮。易。仁。所。包。自。廣。惟。以。廉。恥。而。易。和。平。或。不。免。有。誤。會。殊。不。知。以。和。為。貴。而。天。下。平。特。舉。其。大。者。言。之。耳。至。於。國。恥。則。為。盡。人。所。知。而。廉。潔。政。府。亦。為。國。民。所。服。膺。固。不。必。以。口。頭。禪。號。召。於。天。下。試。一。涉。足。於。都。市。或。集。會。之。場。商。店。之。廉。價。標。幟。以。及。國。恥。紀。念。之。標。語。昭。昭。人。目。隨。時。隨。地。可。以。接。觸。眼。簾。正。不。必。存。之。於。心。亦。已。足。使。民。不。能。忘。矣。

第三講 在親民

天虛我生口述 小翠筆記

親民或作新民。但在刻本上。明明是親民。而非新民。現在且先把個民字講明白了。天之生民。本無君臣貴賤之分。作之君。作之師。都是由人自作。而非天命。孔子直到五十學易之後。方纔知道天命。他從前的一切作爲。要想以人力回天。因而栖栖一代之中。所如輒左。只算自討苦吃罷了。結果獲麟絕筆。不過做了一個萬世之師。這是天命使然。所以他就死心塌地。不復夢見周公。他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原是一個治人之術。猶之道家托於黃老。釋家托於如來。也不過因爲「人微言輕」。怕人不肯信。從於他。所以假「神道設教」。來一個「述而不作」。的鬧場白罷了。稱做人君的。爲天子。實在是一個異想天開的牢籠之計。對百姓說。他是天的兒子。他的所作所爲。都是替天行道。你們不可違抗天命。對人君說。你是天的兒子。奉天承運。來主宰萬民。你就不可逆天行事。專逞一己之欲。而不顧及民生疾苦。若是民怨沸騰。無法可以格君心之非。他就仰觀天象。代表天意。說你的父親生氣了。你看上天示象。荒旱就在眼前。民不聊生。國亡無日。你雖則貴爲天子。然而做了個不肖之子。豈不上干天怒。「天命之謂性」。你若背了天理。昧了天良。你的性命就沒有了。你既沒有了性命。你的身子也就死亡。身亡尚何有家。尚何有國。尚何有天下。於是做天子的一定怕慌。不敢逆天行事。成湯禱天。自責也不過是「畏天命」。耳。從前的人家。往往在家堂中。供奉一個牌位。上面寫着「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朝夕焚香。歲時必祭。雖然。是個迷信。但是這五個單位。却是人人得見。並不涉於虛誕。而且人人都受着他的益處。實在值得崇

拜的天地果然無私而人君以平治爲己任親之養子師之教弟亦無非爲人謀而忠於其事並不沾沾爲己以求逞其私欲在這五個字的當中最切近的就是親親之於子痛癢相關簡直是自己身上的一塊肉決不肯任人宰割的所以說君之於民應該和親之於子一樣才是道理改作新民二字那就變做狹義的了若不是民衆的見聞習慣有了舊染之污有什麼革新可言湯之盤銘日新又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他是在放桀伐紂而後的時代所以要與民更始重新做起而大學之道第一步是明明德曾子所引的詩書原不過是明德的註解而日新又新也不過是明明德的註解何必定要把親民改作新民來附會上古時候貴賤無異學天子元士以及諸侯卿大夫之子皆同在大學之中元士就是後世的狀元貢士大學在郊即所以示招致四方賢士使君卿大夫之子與民親近以便熟悉人情物理爲出身臨民之張本所以第一步要在明明德第二步即在親民正恐君卿大夫之子妄自尊大不能爲親民之官所以叫他把親親之心推及於民親親仁也人人能有仁心無論尊卑貴賤一視同仁有如父子之親自然而然的引起愛敬之心使我中國四萬萬的民衆真個和同胞骨肉一般豈不是一齊走上了大路麼所以我說這一句應從古本大學在親民的不錯就是尋常的人出身處世與人接物都應該學這親民二字的功夫譬如一個商店中的主人俗語叫做店王就比方是一國之君他的夥友稱爲店官他的學徒工役就比方是人民若能把親親之心去待遇人那就比方是一德一心的替你出力做事同其甘苦決不致於背叛你的又如一家之主稱爲府君他的傭僕就比方是人民你能待他如父子弟之親也就可以收到絕好的效果這就是齊家治國本無二致的一個不二法門古聖心傳不過如是因爲是個

罕。籠。天。下。之。計。仍。不。過。是。先。施。責。報。的。人。欲。借。着。天。理。來。做。一。個。術。語。只。好。心。照。不。宣。不。能。筆。之。於。書。的。
不。過。以。親。親。之。心。激。發。大。衆。的。天。良。使。得。人。人。能。設。明。其。明。德。同。走。到。一。條。大。路。上。來。所。謂。上。行。下。效。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這。也。就。是。格。物。致。知。而。在。化。學。上。的。反。應。也。不。
過。是。這。一。種。作。用。罷。了。

書後

親民之官爲民父母。故在從前時代。對於貳尹。則稱之曰父臺。而對邑令。則稱公祖。謂其權位在貳尹之上。貳尹稱邑令曰堂翁。是猶父之父。亦猶母之稱其夫之父也。故稱之曰祖。而且爲公民之祖。非一家之長也。然而愛民如子。古今能有幾人。蓋雖科舉出身。曾經讀過大學。而所讀者皆易親民爲新民。是故一行出仕。往往其命維新。與民更始。殊不知五日京兆。轉瞬又易地而易人。朝令夕更。各有各之主張。以致民無適從。故諺有之曰。一個官兒一個令。一個茄兒一個柄。吾嘗從政七年。五易其主。所經各地。每誦斯諺。以當諷諫。然而未嘗讀大學之道。在親民者。雖與言之諄諄。而聽者渺渺。其效亦等於零耳。

其二

工商廠號之管理員。即無異於親民之官。但其所存之見。往往以爲疎不聞親。與有關係者。則在親親之義。莫不處於近水樓臺之地位。是蓋親其所親而已。未嘗能親民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吾甚願爲管理員者。抱賢賢易色之旨。外舉不避怨。內舉不避親。對於此一講中所謂心傳之法。心照不宣者。三致意焉。

第四講 在止於至善

天虛我生口述 小翠筆記

至極也。不過是一個相當的界限。即是化學上的所謂臨界。亦即超本極頂之極。譬如登山。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凡是可以息足的地方。就該息足。養一養力。然後更上一層。方不致於喘急。若是已到峯頂。還想更上一層。豈不是妄想登天嗎。善乃不惡之謂。不惡即是好。凡人久處惡劣的環境之中。能夠掙紮到比較上安適一些的地步。站住了腳根。安定了心思。這就是頂好的一個境遇。至善即是頂好。但是究竟怎樣的一回事。才可以算得頂好。這是沒有止境的俗語說。做了皇帝想登仙。做了神仙之後。說不定還想下凡呢。人類的欲望。往往有加無已。與日俱深。譬如在失業的時候。他想頂好有個噉飯之地。及至有了一個噉飯之地。供膳而不供宿。他想頂好能夠有個安身之處。及至有了膳宿之處。他想頂好把膳宿費領了出去。把妻子帶了來。住在一起。你想這一種念頭。豈有止境。所以要把止字提前。做個要件。教他止於至善。就是說你所認為頂好的一回事。本來是度德量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酌取其中適當。其分並不曾作過分的奢求。既然能夠達到了目的。你就應該暫時止住你的妄念。加以一番考慮。然後可以有得而無失。否則一味妄進。說不定因為無厭之求。會把方才認為頂好的一個機會得而復失。豈不是自己討苦吃嗎。凡人在吃苦的時候。一定想頂好能夠免吃苦。苦的對面是樂。善的對面是惡。凡稱為善。就是不惡。凡稱為樂。就是不苦。人生本無極樂之事。世上豈有至善之地。曾子所引的綿蠻黃鳥。止於丘隅。正是一個頂好的比喻。土山為丘。丘隅乃土山之隅。並非至高無上好得無以復加的所在。不過黃鳥出

於幽谷而欲遷於喬木。一時之間飛不到他目的地。一味盲進不止不免有些自討苦吃。那麼丘隅之間暫為棲止也是個很好的所在。因為土山之隅地處荒僻。弋人何慕。必不來此射宿。所以他就可止則止。這一個止字彷彿是個軍隊中的口令。「少息」二字也彷彿是音樂譜中的「休止符」。至善二字亦可作正好解。凡人所常認為正好的事往往因其身分地位之不同因而有異。例如為人君止於仁。這一個仁字就是除我之外尚有別人。我把別人和自己一樣看待。所以二人兩字合併起來成這一個仁字。果子的核裏面有一個仁。他是無知無識的植物。怎麼會有仁心。因為他是秉天地之氣而生。所以他的結果能夠落到地上去再生出果木來。這個生生不息的生理作用全在乎仁。這個仁就是天理良心的實據。人君之心在止於仁。就是在明德親民。以收善果。而下文所說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都是適可而止。剛剛正好的引證。如果為人君者不止於仁。太過一些就要偏到市恩。以買民心的一方面去。為人臣而不止於敬。太過一些就要偏到逢迎諂媚的一方面去。為人父的不止於慈。就會偏到溺愛不明。莫知其子之惡的一方面去。為人子的不止於孝。就會偏到割股殉葬的一方面去。所以應當止於什麼地步。才算是剛剛正好。實在隨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大學之道是以平天下為目的。並不是在止於至善。便算是大學之道已到盡頭。這不過是第三站的停車所在。譬如到黃浦灘去乘輪船。你在電車裏老坐着不住的進行。而不知止。豈不是永遠兜着圈子。永遠到不得目的地呢。所以下文就從止了之後。來說那進步的途程。如何而後能使天下平。且聽我再講下去。

第五講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天虛我生口述 次蝶筆記

知止二字。乃是平天下第一步的工夫。以個人論。左思右想。心不定。這人一定要煩躁而生病。一會兒想到東。一會兒想到西。自己拿不定一個主見。到頭一事無成。白費了許多心思。許多勞力。他的結果。往往求之不得。或者得不償失。這個原因。就是他所求得的一回事。他不曾仔仔細細的考慮一番。他並不是完全不考慮。因為他的心思不定。胡思亂想。連到自己的身心也。沒個安放之處。這就是不知止的毛病。以國家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個均字。就是平字。平安二字。是連帶的。譬之於水。如果奔流不定。他的波瀾決不會平。已經起了波瀾。你要他平靜下來。一定要把這水止住了。不流方才會得平靜。而澄清民心。也是如此。你要使得民心安定。就該使他們大家都能夠止於至善之地。那就不致於作亂。所謂至善之地。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他們所認為頂好的一回事。就是平安二字。能穀使得他們安居樂業。站得住。腳不致永在流離顛沛之中。他們的心也就安定了。下來種田的。要想收穫。他就安心定魄的專於耕作。慮到水旱災荒。而加意防範。慮到飢寒貧苦。而加緊工作。人人各就其立足之地。而謀頂好的方法。使得能穀永久平安。有得無失。不必再有患得患失之恐慌。那就得了。北邊人口頭所說的「得啦」。正是這個得字。他的意思。就是「正好」。並不是江北

人口頭所說「太好了」的意思。太好已是過了分的。大凡過了分的任何事物。一定不能適得其平。不看別的。只看一個太極圖。說明白了。他本來是個混元之體。伏羲畫卦。本來不過一畫。所以叫做一畫開天。也就是堯舜的「允執厥中」。他把一個圓圈中。試加一畫。就是一個中字（從篆文）。在未加一畫之前。就凹了進來。成了一個太極圖形。兩儀本該相對並立的。也就被他擠到了半邊。偏到凸出太過的一面。去變做了一個重心。就不免畸重畸輕。失却了平衡的均勢。因而旋轉不定。永無停止之時。試把太極圖。旋得極快極快。一定會得眼花撩亂。依舊變做了混元之體。分辨不出陰陽黑白。你如果要分辨一下。除非把他止住了。勿動。方才辨得出他的黑白。看得出他那一部份是太過。那一部份是不足。猶之用天平秤來秤物件。你把砝碼用得太過。不及。都會得蕩動不定的。失了平衡。除非熟能生巧。估量到應用砝碼。適如其分。而無毫厘之失。他就可以一畫水平的。止定了不動。而且安如磐石。這一種功夫。老錢店官。往往能之。應為他是有經驗的。所以能彀知道這一種適如其分的天平砝碼。就比方是明德親民之官。止於至善之地。無所不用其極。這一個極字。等於電學上的陰陽兩極。單有一個陽極。或是陰極。決不會起感應的作用。比方是一個指南針。他的形狀就像一畫開天的一字。一端是陽極。一端是陰極。他的居中一點。比方是冬至夏至。過了夏至。就偏向於陰。過了冬至。就偏向於陽。所以至善之謂。猶言不偏之謂中。指南針要他指示方向。必須放在極平正的地方。然後能彀止住了不動。不偏不倚的指示你一個定向。所以說「天下定於一」。這個一字。就是個指南針呢。人心的向背。雖不能用指南針指示出來。

但是。可以。由。指。南。針。而。悟。到。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止。於。至。善。使。得。人。心。有。了。一。個。定。向。就。可。使。得。營。營。擾。擾。他。應。做。的。事。而。不。致。於。舉。棋。不。定。誤。了。大。局。大。家。既。然。能。毅。定。了。心。有。了。一。個。定。向。就。可。使。得。營。營。擾。擾。的。一。班。搗。亂。分。子。找。不。出。導。火。綫。釀。不。起。大。風。潮。自。然。而。然。的。把。個。滔。天。大。禍。平。靜。了。下。來。靜。而。后。能。安。的。能。字。與。知。止。而。后。有。定。的。有。字。不。同。有。的。反。面。是。沒。有。能。的。反。面。是。不。能。沒。有。就。是。未。之。有。也。是。從。來。所。無。的。不。能。不。過。是。不。可。能。本。來。含。着。可。能。性。的。只。要。有。能。力。去。做。他。就。能。達。到。目。的。所。以。循。序。漸。進。下。文。都。用。能。字。由。定。而。靜。由。靜。而。安。是。個。免。除。煩。惱。的。不。二。法。門。便。是。常。言。所。說。的。安。分。守。己。知。止。便。是。安。分。定。靜。便。是。守。己。鎮。定。他。自。己。的。妄。念。自。然。可。以。隨。遇。而。安。下。文。的。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乃。是。處。世。接。物。的。一。個。方。法。並。不。是。教。他。終。日。的。憂。慮。着。如。杞。人。憂。天。一。般。若。是。杞。人。一。般。他。的。身。心。早。就。不。定。不。靜。那。裏。還。能。毅。安。呢。所。以。這。個。慮。字。應。該。作。考。慮。的。慮。字。解。凡。是。遇。到。一。種。為。難。的。事。情。一。定。要。安。心。定。魄。的。考。慮。一。下。然。後。可。以。權。衡。輕。重。取。舍。適。當。不。致。有。患。得。患。失。之。心。自。己。游。移。不。決。紛。擾。不。寧。若。在。紛。亂。之。中。一。味。憂。慮。那。是。無。益。而。有。損。有。失。而。無。得。的。所。以。這。個。得。字。仍。不。過。是。北。邊。人。所。說。的。「得。啦」。並。不。是。戒。之。在。得。貪。得。無。厭。的。得。字。但。是。戒。之。在。得。的。戒。字。亦。可。由。慮。而。知。所。當。戒。而。貪。得。無。厭。的。貪。字。亦。可。由。慮。而。知。所。謂。貪。君。子。見。得。思。義。就。是。處。世。接。物。的。時。候。憑。着。安。定。的。心。思。一。加。考。慮。是。否。為。「不。當。利。得」。那。就。得。啦。

第六講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虛我生口述 次蝶筆記

本末二字。譬如一株樹。根部是本。稍部是末。你若使他茂盛。一定要在根部上注意。栽植固定。勿使搖動。灌溉無失其時。他的枝葉自然會得發展起來。你若單單祇見他的枝葉茂盛。專門用些水來澆灌。樹稍忽却了根本上的灌溉。等到根本枯渴。枝葉也就凋謝。任你怎樣去補救他。也就沒用。所以樹木的方法和樹人一樣。當以培養根本為先。修剪枝葉為後。才是對路。至於物字的解釋。即凡心之所欲。可以取與的東西。皆謂之物。不論有形無形的。無形的如富貴利達有形的如飲食男女。皆是一種普通人類的目的。物凡在取與之間。就得審慎周詳。是否合於義理。合於義理的就是德。所以說德者本也。明德為本。親民為末。民物二字。往往相提並論。因為「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之取與。一定有個正當法。則這個正當的法。則就是義與理。如何曉得是否合於義理。就要憑着良心去省察一番。這就是明德。也就是良知。如果不先省察。而便取與。意謂親民二字。應該視同骨肉之親。凡是他所欲者。我便應該與之。凡是我所欲的。也就不妨取之於他。而不復顧是否合於義理。這就所謂「舍本逐末」。即使能穀達到目的。而在良心上。一定有所不安。這就因為是未經考慮。不知先後的緣故。所以治人者。必先修己。親民者。必先明德。才對路呢。事與物本來是一樣的。逃不出一個理字。物理譬如木紋。一定由根部而起。無論中途如

何分。他的。理。路。一定。有。條。不。紊。可。以。辨。識。事。理。亦。然。如。此。某。一。種。的。結。果。必。定。先。由。某。一。種。因。而。起。可。以。尋。繹。而。得。決。無。差。誤。決。不。會。有。無。因。之。果。的。譬。如。一。篇。月。結。帳。他。的。結。數。共。是。幾。千。幾。百。幾。十。幾。你。要。知。道。他。是。不。錯。你。應。該。從。頭。一。筆。算。起。仔。細。覆。核。一。番。才。會。正。確。承。認。他。是。不。錯。這。就。叫。做。事。有。終。始。凡。事。之。終。必。先。有。始。普。通。人。作。事。有。始。而。無。終。的。固。然。不。少。但。是。成。功。者。之。成。績。一。定。經。過。許。多。階。段。才。得。斐。然。可。觀。不。過。似。月。結。帳。的。一。個。月。終。結。數。而。他。所。以。致。此。的。過。程。一。定。有。個。最。初。的。起。點。這。是。逃。不。出。的。一。個。公。例。所。以。凡。人。自。己。做。事。要。達。成。功。之。目。的。應。該。一。慎。始。圖。終。一。看。人。做。事。要。知。成。敗。之。因。應。該。一。推。原。其。始。一。那。才。明。白。了。事。理。與。物。理。之。互。相。表。裏。決。不。致。於。冒。冒。失。失。的。幹。去。了。如。上。所。說。若。果。知。之。而。不。能。行。就。像。走。近。了。大。路。之。旁。而。不。舉。足。前。進。所。以。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近。是。近。了。如。果。知。而。不。行。仍。是。不。對。路。的。好。像。火。車。在。鐵。道。上。你。把。車。子。從。歧。路。上。推。近。了。正。軌。心。裏。知。道。從。這。條。軌。道。上。去。一。定。能。彀。達。到。我。的。目。的。地。準。不。會。錯。但。是。知。之。而。未。能。行。你。並。不。曾。開。到。正。軌。上。去。所。以。說。不。過。近。道。而。已。你。應。該。如。何。開。上。正。軌。向。前。而。進。且。待。下。回。再。講。

第七講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上文所說的明德。是修己功夫。明明德。是治人的功夫。天下的人。如果皆能正己而正人。那就可永久太平。回復到三代以上。不爭不奪的景象。所謂三代以上。就是唐堯虞舜。而三代是指夏商周的。因為事物上的創作。雖在羲媧炎黃時代。已經有所發明。而洪水猛獸之患。尚為人類之害。直到堯舜手裏。才把這些害人的東西。平治了下來。使得大家安居樂業。不爭不奪。不但是人民一方面。把私利看輕。以粟易布。並不用什麼計取豪奪的方法來佔人便宜。完全憑着良心。順着天理。去做他應做的事。就是堯舜自己。也是以天下為公。並不認為一姓之私的。所以堯禪位於舜。舜禪位於禹。在三代以上。得天下者。與三代不同。因為三代的得天下。就不免要動干戈。例如禹的得天下。從舜禪讓而來的。他初傳於啓。是因為他的兒子。是個肖子。能夠繼承父業。無改於父之道。做得下去。不料傳至於桀。竟把天下國家。認為一姓之私。只顧利己。而不顧損人。以致民怨沸騰。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引起成湯的吊民伐罪之師。遂由禪讓而變為征誅。湯傳至紂。又忘了他的祖訓。弄到荒淫無道。人心離叛的一個結果。又被周文王以德服人。把民心吸引了過去。到武王手裏。他就效法成湯。取而代之。在這個時候。一切政令。大都仍是順着天理良心。與民同其好惡。定出一個方策來。使民悅服。並不是橫徵暴斂的。而在一般人的心理。也多安定而無紛亂。於是禮樂大備。所以後世盛稱三代之風。這一節的「古」字。就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專指唐虞夏商周的一般聖帝賢王而說。因為他們都是用修己而安人的一個主義來平治天下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天下的人都能夠明其明德而不用機械的手段和權奪的行為取得天下後世的人專門「以力服人」而不「以德服人」可就不能相提並論的了所以孔子推尊堯舜而祖述之至於文武則不過取其憲章而已朱註謂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既稱為近即不是古所賦這一個古字當指堯舜而言

第八講 先治其國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上文所說的成湯以及周文武。他們就都是先治其國的。因為當時的分封子姓。各有其地。叫他去領導百姓。耕稼陶漁。以裕財用。使得大家安居樂業。而不致於流為寇盜。這就是有國的賢君。不但他自己國內的人民。感戴着他。就是鄰國君民。也都認做榜樣。假使鄰國之君。暴虐無道。他的百姓。一定會得歸化。到施行仁政的一國來。例如成湯。本來不過是個分封於亳的一個小國之君。初無大志。他不過自明其德。只在正心誠意上用着修己的功夫。並沒有兼併鄰國的一種企圖。只為鄰邑的葛伯。放縱無道。成湯用種種方法去勸化他。甚至於叫自己亳邑之民。相幫他去耕種。對於葛伯的百姓。凡是老弱無能者。且把自己所有的酒食去供給他。而葛伯不但毫不感化。反而率領他的一般惰民。看見酒食就搶。亳邑之民。在葛伯那裏相幫耕種的。大抵都是壯丁。因而叫一班童子去送田飯。葛伯竟把這些童子殺掉。搶了他的田飯。書經裏所說的「葛伯仇餉」就是這個故事。成湯於是去征伐他。四海之內。都說成湯的本心。並不是想富有四海。他是為匹夫匹婦復仇。古時間的駕車之馬。都是選一樣顏色的。四馬為乘。兩馬為駟。如果只有一馬。則稱之曰匹。所謂匹夫匹婦。是指無婦之夫。以及無夫之婦而言。無婦之夫。並不是鰥夫。凡是已至三十而娶的年齡以上。而猶未娶者。也就是所謂餘夫。因為當時的制度。一夫授田百畝。以養父母兄弟妻子。所以上農食九人。下農食五人。而餘夫祇授二十五畝。比較上少去四分之三。也就因為他單單祇養自己一個。負擔較輕。並無家室之累。所以這種人。就稱為匹夫。至於無夫之婦。也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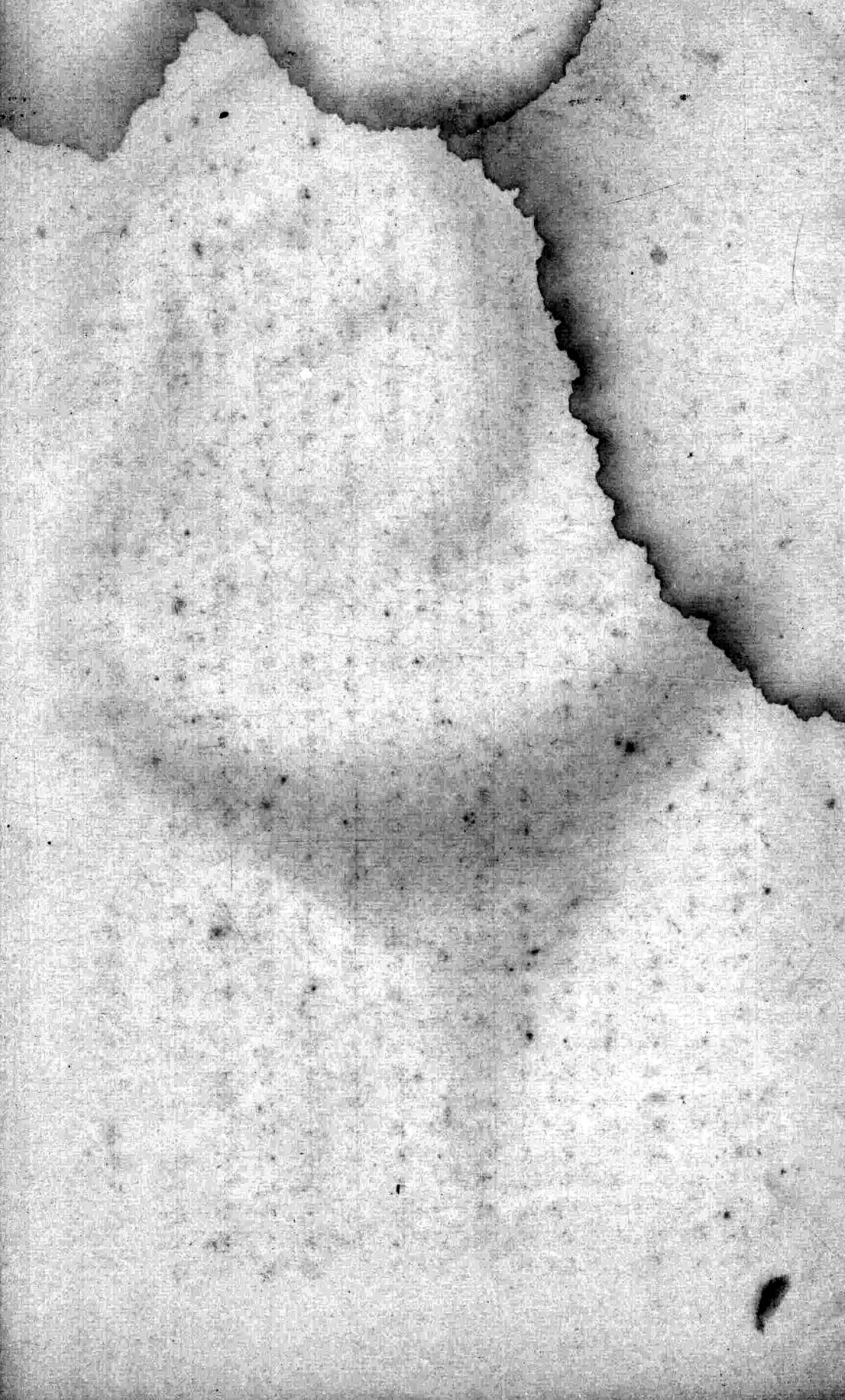
不是寡婦。大抵到了二十而嫁的年齡。還未曾嫁的。他不過幫助他的父母兄弟。從事耕織。未嘗有偶。所以叫做匹婦。這一種人的身份。是和童子一樣的。因此義兵一舉。引起一般受着虐政的他國之民。也都想他前去。除掉他的暴虐之君。拯救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大家盼望成湯前去救他。和大旱時節的災民。渴望着雲霓一般。因為雲霓是雨澤的先兆。可以使得將近枯死了的田苗。能有復蘇之望。正和人的生命垂絕時候。求生免死的慾望一般。因此夷狄之君。凡是不行仁政。虐待百姓的。都被成湯克服了。過來。於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這就是先治其國所得的效果。周朝也是如此。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弊。犬馬珠玉。求免於侵略之禍。而不得。他對老百姓說。敵人所欲。只在我的土地。我想土地是由耕種而得收穫。所以養百姓的。如果我把土地看重。而把百姓的生命看輕。死守着不去認爲。這土地是我一姓所私有的。而不是百姓所公有的。豈不是反而害了你們。你們只要有一個仁德之人出來。做個領袖。能力勝過我。能夠免了這場兵禍。我就離開了這裏。也是與你們有利而無害。他就舉室徙遷。踰梁山而居岐下。但是邠人都說。這個人是難得的仁君。豈可失掉他。於是衆百姓爭先恐後的。都跟了他去。和散市場的景象一般。光剩下了一塊不生產的空地。狄人也就沒了。用武之地。及至後來。文山生於岐山。依然行着仁政。治他自己的岐邑。而一方面成湯的。子孫殷紂。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的驕奢淫逸。勞民傷財。以致民怨沸騰。和夏桀時一般的暴虐。引起武王的弔民伐罪之師。「一怒而有天下。」這些故事。都是先治其國的一個明證。只看商周兩代。就可知道他的因果。桀紂之失天下。失民心耳。孟子嘗對齊景公說。若以小役於大。弱役於強。爲可恥。莫若師文。

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就。可。以。無。敵。於。天。下。文。王。不。過。行。仁。政。於。岐。邑。而。結。果。奄。有。天。下。所。以。說。三。代。之。

書後

今我國勢佔危。岌岌不可終日。欲以武力圖強。則器械骨賴於外來。孤注之擲。雖至愚者。亦知其不可。然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接戎矣。」欲圖強者。必先致富。致富之術。胥在國內之民。人人能安其業。盡力於生產。則庶幾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如何能使人人能安其業。則第一要件。當使「不奪不饜」之普通觀念。悉變而為「克勤克儉」之唯一方針。在民上者。則當以孟子對齊景公之言。奉為圭臬。所謂仁政。亦不過惡民之所惡。而不反其所好已耳。凡百工商廠號之瀕於危亡者。挽救之法。亦不外是。若以權威而謀對付工潮。以強力而圖增加生產。吾未見其可也。宜如何而後可。則治千乘之國。不外乎「節用愛人。」凡百工商廠號之圖治者。亦不過節用愛人。即足以起死而回生。轉弱而為強。



第九講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大凡一國之構成。內中必有許多的家庭。而家庭之中。又有許多人。假如各有各的一。種。主張。一定。弄得亂七八糟。智。愚。賢。不。肖。的。見。識。不。同。種。種。行。爲。也。就。參。差。不。能。統。一。若。使。一。國。之。中。許。多。的。家。庭。都。是。如此。這。一。國。的。危。亡。可。立。而。待。他的。任何。政。令。也。就。行。使。不。通。所以。應。該。由。國。君。先。把。自己的。綱。紀。倫。常。整齊。劃。一。以。作。榜。樣。然後。可以。正。己。正。人。假如。國。君。的。家。庭。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意。見。分。歧。各。求。滿。其私。慾。那。就。不。免。有。戕。父。與。君。篡。逆。不。道。的。一。番。亂。事。出。來。引。起。鄰。國。的。義。兵。假。借。名。義。來。興。問。罪。之。師。亡國。之。禍。大。抵。肇。基。於。此。即。如。葛。伯。其。初。的。荒。政。不。過。是。他。對。於。祖。宗。不。盡。祭。祀。之。禮。祭。祀。雖。然。是。迷。信。但是。古。人。的。本。意。全。在。提。倡。一。個。孝。字。惟。其。能。孝。才。能。夠。繼。承。他的。先。人。之。志。恪。守。先。人。之。訓。而。不。墮。其。先人之。德。等。到。把。自己的。祖。宗。都。輕。易。的。丟。開。一。邊。他。就。不。免。忘。形。肆。志。做。出。失。德。背。信。的。種。種。事。體。來。了。凡人。如。果。把。孝。字。丟。開。了。他。對。父。母。也。就。沒。有。愛。敬。的。心。孝。者。所。以。事。君。也。他。對。父。母。不。能。盡。孝。就。可以料。得。定。他。事。君。不。能。盡。忠。所以。堯。之。取。舜。亦。以。其。孝。而。武。王。周。公。亦。是。以。孝。爲。前。提。他的。宗。廟。祭。祀。並。不是。個。迷。信。乃。是。一。個。達。者。的。治。人。之。術。使。得。他。在。家。門。之。內。養。成。了。一。個。敬。愛。的。習。慣。他。就。不。至。於。犯。上作。亂。所以。俗。語。說。百。行。孝。爲。先。「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這。個。政。字。就。指。家。政。而。言。因爲一家。之。中。一定。有。一。家。之。主。猶。之。一。國。之。中。一定。有。一。國。之。君。他的。政。令。如。果。不。能。統。一。則。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惡。得。而。食。諸。「你。想。有。了。現。成。的。飯。尚。且。都。吃。不。成。功。則。就。所。謂。一。不。奪。不。

第十講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大凡一家之主與夫一國之君如何能夠使得政令統一應該以身作則。例如「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何哉。」克己就是明德修身。復禮就是反躬自問。是否合於禮節。所以顏淵請問其目。孔子很簡單的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此四句就抵得幾千百部的修身教科書了。假使一國之君一家之主他的視官所好而在貨色。他的聽官所好而在淫樂。他的言動毫不檢點。只是胡言亂動。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短處。不能約束自己。而定出許多繁文縟節的政令來。去約束衆人。那就不免引起衆人的鄙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你想一個是不令而行的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一個是雖令不從的。即所謂「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究竟應該好點什麼呢。就不過一個德字罷了。孔子常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因有嘖於春秋之時。去三代已遠。人人好貨色而不好德。以致一般喪身辱國的君主。終日昏昏的在擾攘之中。不責己而責人。要想他的政令歸於統一。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幾句話也就不啻這一節書的註解。很是耐人尋味的。現在的人只歎國事日非。危亡可待。而不回頭一看自己家庭之間。豈不是舍近而圖遠。舍本而逐末。

第十一講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一個人的身體。本由五官四體合組而成。視聽言動。各有所司。所以稱之爲官。而皆受命於心。故心爲君。猶之一國之君。若使放辟邪侈。其心不正。則視聽言動。必不中禮。放者放縱。其心之所好。辟者就是一种偏見。邪者趨向異端。侈者慾望無窮。凡在此四者中。犯了一種。即不得其正。孟子說：「君子所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什麼叫做仁。就不過能夠愛人。人家自然也都愛你。不但處世對人大都如此。就是在家庭之內。父子兄弟之間。也是一樣有這種響應的。什麼叫做禮。就不過能夠敬重人。你能夠敬重人。人家也就敬重於你。不但處世接物。大都如此。就是君臣夫婦朋友。也都如響斯應。所以孟子又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他又感覺到世界上常有一種橫逆之來。出於意料之外。尋常之人。索解不得。而在君子。他一定反求諸身。有一個極好的解決方法。以自安其心。而不因之忿懣。他說有一個人。他對人莫不以仁禮存心。一向來愛人敬人的。而人家對待他。則以橫逆（強暴不順理）君子一定反省其身。恐怕我對他。一定有不仁的嗎。一定是無理。的嗎。否則。那裏有這種事理的呢。如果自己反省而仁。而有理。他對待我。仍舊是那般的強暴不順理。我一定再自己反省一想。我雖則愛敬無所不至。我一定爲他所謀的。有所不忠。這個忠字。就是曾子三省之一。爲人謀而不忠乎。盡己之爲忠。就是應該盡我的能力。替他謀畫。「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一定自己有個解說。這種人不過是個妄人耳。像這種的人。他的知識行爲。是同禽獸差不多了。人

是。有。知。識。的。禽。獸。是。沒。有。知。識。的。人。與。禽。獸。還。有。什。麼。道。理。可。講。的。呢。所。以。他。的。結。論。「。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有。何。難。焉。」。不。過。天。下。的。人。究。竟。不。是。禽。獸。因。為。是。個。人。終。究。是。有。人。心。的。只。要。你。能。夠。使。得。人。人。把。良。心。放。明。白。過。來。所。謂。撥。亂。反。正。把。他。們。的。野。蠻。心。術。撥。到。正。軌。上。來。也。如。我。的。心。術。一。樣。那。就。所。謂。明。其。明。德。自。然。而。然。的。歸。向。到。一。條。的。正。道。上。來。不。過。自。己。的。心。一。定。先。要。擺。正。否。則。「。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你。倒。有。點。講。不。過。去。呢。

第十二講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一個人的心思在最初轉念的時候。一定有個動機。這個動機就是意字。中庸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這個中就是說藏諸內而未形諸外的意。論語所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意字也是一樣。因為意思的發動一定由於一種事物的引起。他所轉到的念頭不免有善意惡意之分。一定先要把最誠實的一個念頭抓住了。然後他的意思發表出來。不致於有己無人。所以中庸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誠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朱註「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可見得歸根一句。仍舊不外乎明明德的一種功夫。

第十三講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如何能夠使得我所轉的念頭專誠一致呢。一定先要把事理弄明白了。否則自己把事理認錯了。自以為是。而橫逆之來。只圖抵抗。心慌意亂的去應付他。例如正當防衛。雖非故意殺人。而不免失於過當。竟構成刑事罪名。免不得自討一場苦吃。君子於此。他一定能夠用一種的誠意去感化他。如果竟是一個感化不動的妄人。他一定知道這個人是與禽獸無異的。決不致於發怒而動氣。存什麼惡意去報復他。因為惡意的造成。大都由於沒有真知灼見。不明事理的緣故。所以一定要先致其知。致字的右旁。是從又字上加一撇。音緩。俗從文旁。係傳寫之誤。致字的意思是招之使來。如羅致。招致。如不勞而獲曰坐致。咄嗟立辦曰立致。常言所謂以致如此。都是一樣的解釋。致知之致。就是說如何能夠使得我。以致有這種真知灼見的意識呢。那就請看下文。



第十四講 致知在格物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格物的解說。向來紛紛聚訟。得不到真正的理解。王朱兩派。一個惟心。一個唯物。各是其是。纏到如今。也不曾解釋清楚。我的意思。這個格字。就是虞書堯典所謂「格於上下」。大禹謨所謂「七旬苗有格」。的格字一樣。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就是去非存是。要用一種感化的手段來格的。詩經所謂「神之格思」。的格就是說用你的精神去感動神明。他便如誓斯。應來。歆來。格子思。所謂「至誠如神」。的神並不是迷信家的神道。仍不過是人的精神所致。而孔子所謂「有恥且格」。也是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得到一種感應。大凡天下的事情。莫不可以稱之為物。科學家的所謂物理。仍舊是窮盡事理。用一種方法來得到一個感應。以達其需要之目的。例如化學藥品用一種反應來分析他。一定先要明白他的一種好惡。方才可以使得他一面親和（親和力就是愛力）一面離解。譬如綠與鉀的親和力最大。依著順序。屈指數去。鉀。鈉。鉍。鈣。鈣與綠的親和力比較上。差得多呢。而鈣與炭酸的親和力。卻比鉀強的多。比方他們是兄弟。第五個綠是銀元。炭酸是銅元。老五身邊有的是銀元。老大身邊只有銅元。老五是個小兄弟。他的需要。只要銅元。而老大却非銀元不可。他兩個來對換一下。豈不是各得其所。而在他們交換情形。是由一種親愛力而構成的。並不似電解一般的強力奪取。因為炭酸鉀與綠化鈣交換而成炭酸鈣與綠化鉀。他是雙方交互而起感應的變化。不比是綠化鉀成功了一種化合物。後非用電解的強力來分開他。不可。這個舉例。還有一種比方。綠化鈣本來是一種化合物。不過鈣與綠的親愛

力小。而與炭酸的親愛力大。所以綠化鈣不必用電力來分解。只須用炭酸鉀或是炭酸鈉的溶液來交換一下。就好達到目的。這就是反應的作用。反應就是交互的感應。因為如此。以致如此。這就是所謂格物致知。凡人的心理需要成就某一種的事物。等於化學上的某一種方程式。反應而成一種某物的原理。一樣。人心所欲的種種事物。如飲食男女。以及富貴利達。要怎樣的取得。才是合於道理。平常的人往往昧於一偏之見。而不得其正。必定要有先知先覺的人。自己先把他上下左右前後四方考慮一番。識透了。他的消長之理。辨別他的是非和取捨之途。然後專心致知的在這一個正當的途徑上。走上便不。至於錯誤的。例如飲食方面。水何以要澄清渣滓。用火來煮沸。他吃米何以要去了壳子。用水火來燒。成功了。粥飯來吃。而且一日三餐。爲什麼不併在一起吃呢。男女方面。男子何以要到三十而娶。女子何以二十便嫁。夫婦之道。既然以生男育女爲一種正當的天職。爲什麼男女居室之間。又要把些禮教來束縛他。這些原故。都是經過了許多實驗。才感覺到不能不如是的一個道理。這道理就是物理科學家。的種種發明。也不過是致知在格物而已。

第十五講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至。到。也。並。不。是。極。字。的。意。思。朱。子。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乎。其。極。」
復。儒。以。為。天。下。之。物。無。窮。而。要。一。一。以。求。知。如。何。能。夠。至。乎。其。極。不。過。我。的。見。解。以。為。朱。子。所。說。的「即。
物。而。窮。其。理。」一。定。是。指。當。前。所。接。觸。的。事。物。而。言。並。不。是。空。頭。白。腦。把。毫。不。相。干。的。事。物。拉。到。面。前。來。
將。並。不。需。要。的。一。種。東。西。和。王。陽。明。格。竹。子。一。般。他。既。並。不。用。誠。意。去。求。知。自。然。格。不。出。什。麼。物。理。來。那。
裏。會。得。一。旦。豁。然。貫。通。朱。子。所。謂。即。物。窮。理。的。物。字。大。都。係。指。民。物。而。言。就。是。詩。經。所。謂「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凡。是。人。民。所。欲。得。的。一。種。事。物。一。定。要。有。一。種。正。當。的。法。則。取。而。得。之。庶。幾。合。於。天。理。而。不。為。
人。欲。所。蔽。如。何。才。能。夠。合。乎。天。理。若。在。皮。毛。的。表。面。上。粗。看。過。去。一。定。會。得。以。是。為。非。或。者。以。非。為。是。得。
不。到。真。知。灼。見。定。要。窮。究。其。理。之。是。否。當。然。去。非。存。是。即。所。謂「格。其。非。心。」然。後。才。能。夠。見。得。到。識。得。
透。而。一。旦。豁。然。貫。通。馬。表。裏。精。粗。無。不。顯。示。個。明。明。白。白。於。是。乎。專。心。壹。志。的。從。這。一。條。光。明。正。大。之。途。
放。胆。進。行。決。不。致。於。中。途。顛。仆。任。憑。旁。人。危。詞。聳。聽。或。是。妖。言。蠱。惑。也。決。不。至。於。為。他。搖。動。改。變。我。的。理。
想。這。就。所。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第十六講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大凡一個人本來的天性自然而然的曉得好惡。因為被習慣所移。自己拿不定主義。因而迷失了本性。我向來以為這樣東西是不好的。這種行為是不應該的。因為大家都是如此行為。而對我所認為不好的東西。反認為好。我便疑惑。我一向的見識錯了。也就跟着他們偏向到一面去。我的視聽言動。也就不知不覺的改了常度。譬如誇大空言。行止不檢。邊幅不修。我向來認他是一種妄人。而別人都說他是名士。派應該這樣放浪不羈的。我也覺得很是寫意。很可以打破了舊禮教的桎梏。我也這樣狂妄起來了。一家之中的人。大家多看了我的樣。個個做出蕩檢踰閑的事來。放縱更甚於我。我用什麼方法去治他們呢。或者心有所偏。對於親愛的子弟。任何行為。而不加干涉。對於賤視的傭僕。以及憎惡的戚友。稍有不。是。而。不。加。以。恕。諒。對於畏敬的父兄長上。任他怎樣殘酷不仁。而不敢見幾進諫。對於所哀矜的孤兒寡婦。意存姑息。而不加以匡正。對於桀傲無理之徒。畏葸不敢盡責善之道。對於懶惰不堪之輩。而又不。能。督。促。以。進。於。勤。這。幾。種。毛。病。大。抵。人。生。處。世。往。往。容。易。犯。到。的。只。要。犯。到。這。一。種。毛。病。之。一。他。的。心。就。不。得。其。正。心。不。正。則。身。不。修。如。何。還。能。夠。齊。家。因。為。他。自。己。的。好。惡。已。經。不。齊。分。了。許。多。彼。此。出。來。一。家。之。人。也。就。不。免。議。論。於。其。後。你。老。人。家。都。是。這。樣。的。糊。塗。如。何。能。夠。以。身。作。則。來。領。導。我。們。這。一。班。人。呢。所。以。一。定。自。己。先。有。了。真。知。卓。見。把。誠。心。來。約。束。了。自。己。身。子。然。後。可。以。使。得。家。庭。之。中。的。一。切。事。物。劃。

一而整齊。

書後

好惡爲習慣所移。誠有自然而然。出於不自知覺者。此即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於交友。尤多影響。故論語有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又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凡爲一家之長。本人固當自省。而對妻孥謔笑之間。亦不可不於此講三致意耳。

第十七講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治國平天下。雖與齊家有廣狹的不同。但是天下由多數的各國而構成。一國之中又必有百姓之家。而造成社會以成其國。一家之中又必有父子夫婦之衆。而自成爲一家。但使人人能夠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家家人能夠明白事理。整齊劃一的走上正路。就不致於有犯上作亂的分子。爆裂出來。擾亂他。一國的治安。一國之中人人能夠安居樂業。而無爾詐我虞。此爭彼奪的事實。發現出來。他的國土一定能夠善自保守。不致爲人所征伐。而被侵略。但使鄰國之中都能如是。就可以免去了激烈的戰爭。所以在齊家而后治國的一個景象之中。大家也就相安無事。與世無爭。自然而然的演成了一種太平的時局。用不着什麼武力戰爭。孟子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朱註說：『民之所欲。皆爲置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所謂爾也。猶之俗語說。不過爾爾。大學所謂平天下之道。亦不過爾爾而已。

第十八講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天子爲人羣之元首。庶人乃百姓之衆庶。衆也。猶言衆人。換言之。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一切的一切。都應該從修身做起的。壹是。猶一切也。本。猶始也。就是上文所說「事有終始」的始。爲什麼上文講了許多。而此處單提一個修身呢。因爲無論什麼人。莫不有身。身之不修。直與禽獸無異。然而禽獸猶能愛情羽。毛而爲人者。不能自修其身。豈不失了人格。如果能夠修身。他的心當然已先正了他的意。當然已先誠了。只要你能夠以身作則。修己正人。自然而然的。家無不齊。無論天子庶人。莫不有家。所以修身是根本。上的要圖。庶人之上。就是士大夫。以至公卿侯王。都是要治國的。固不可以不修身。庶人雖不在官。但是莫不有家。而齊家必先修身。故亦以修身爲本。大凡一個人。生在世上。對於自己身體。莫不重視。而貧賤莫不爲其所惡。欲免於貧而富。不可求你。如果脅肩諂笑的。向人求乞。決沒有人看重你的。爲貧而仕也。不是自己可以去干求的。只有「修天爵以要人爵」的一個法子。最是高尚。修天爵就是修身。人爵就是公卿大夫。所以致富貴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的。舜當初也。不過是一個貧賤之人。他在吠畝之中。自盡其力。耕田以養父母。他原不過秉着誠意。自修其身。初無所求於世。只因爲他處在父頑母嚚。弟傲之間。居然能夠「克諧以孝」。因此爲堯所重。居然禪位於他。可見得一個人。只要自修其身。初不必有求於人。只要使人家看重了他。自然有人會把他舉荐。

上。去。只。看。一。個。舜。就。是。先。例。此。外。如。一。傳。說。舉。於。版。築。之。間。他。本。來。不。過。如。現。在。的。一。個。金。鈎。匠。而。商。朝。的。高。宗。舉。他。來。做。一。個。王。佐。又。如。一。膠。鬲。舉。於。魚。鹽。之。中。他。不。過。如。現。在。一。個。販。賣。魚。鱉。的。而。周。文。王。把。他。舉。將。起。來。也。做。了。一。個。王。佐。這。兩。個。人。都。是。明。德。修。身。用。王。道。手。段。來。治。國。平。天。下。的。所。以。稱。他。為。王。佐。至。於。後。來。的。管。仲。一。班。人。都。是。霸。佐。只。知。道。以。術。治。人。而。不。能。用。誠。意。以。正。人。心。修。身。以。明。其。德。所。以。公。孫。丑。拿。管。仲。來。比。孟。子。孟。子。是。不。承。認。的。可。見。得。一。切。衆。人。都。應。該。以。修。身。為。本。方。才。能。夠。叫。人。敬。重。於。他。

第十九講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否者不也。猶之俗語說「不對的」所以凡是不承認的任何事理都叫做「否認」。亂是治的反面。本亂而未治者就是管仲這一班霸佐。只曉得「以力服人」而不「修文德以來之」。只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最顯著的如設女閭三百以興市面。你想他的心術正與不正。照他這種的胡亂行為。就叫做本亂。雖然能夠相齊桓公九伐諸侯。一匡天下。他的表面上果然是治術昭著。然而終究是不對的。所以齊國始終祇能霸而不能王。不但孔孟都否認他。就是後世讀書明理的一班人也都不承認他的治術是錯誤的。

第二十講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上面的兩句。是指明德而言。這兩句。是指親民而言。大凡一個人。對於骨肉之親。感情最厚。對於疎遠的。不免較薄一點。如果對於父母。應該奉養而不奉養。對於妻子。應該贍養而不贍養。這是遺棄其親。天良已經汨沒。而對疎遠的朋友之輩。倒說會得解衣推食。指困分金。這種人是從來所沒有的。如果有這種人。他在家庭之中。對待父母。妻子和奴婢一般。而對朋友。反而親如手足。酒肉交歡。你就可以曉得。這個人。是與禽獸無異的。妄人他對父母。妻子如此。因為他的意思。是無求於對方的。而對方的衣食。是靠着他的。對於朋友。如彼。他的意思。是自己有求於他。要依靠他。得好處的。所以不但親如手足。兄弟。竟當他做衣食父母看待。這種人。現在雖然不少。但在孔子的時代。上溯唐虞。下及商周。可是從來不曾有過。所以說未之有也。與上文。的否也。迥然不同。本亂而未治者。不過是不對罷了。並不是沒有的。若將這否也與未之有也。講做一樣腔調。未免太模糊了。（模糊俗作馬虎。猶言蒙馬以虎皮。是騙人的意思。而模糊則是印模沾了麵糊。乃文理不明的意思。）

第二十一講 此爲知本此爲知之至也

天虛我生口述 小蘇筆記

這兩句在古本大學上。列在一章經中。從前的明倫堂上所寫古本大學。即至此而止。共二百十五字。惟在讀本上把他勾去。移到後面。曾子的傳中去。卻在末之有也之後。另加說明云「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註云。凡二百十五字。因此杭州人有句俗語。叫做「二百五」。其意謂大學的一章經。連這兩句。本有二百十五字。你把這兩句的十個字。一筆勾了不讀。豈不是「沒結煞」。大凡有始無終。有頭無尾。一般人都叫做沒結煞。所以把沒結煞三個字來做一個射覆說。這個人是「二百五」。俗語又說「人有千條路。我有一章經」。這一章經。就是指上文二百十五字而言。等於說異端百出。縱有許多。邪路捷足先登。而我所行的。只有一個大學之道。就可使得天下太平。所以孔子之言。從大學之道起。說到未之有也。語氣本未完結。於是乎加上一個煞尾的結論。說「明白了這個。可以說。是知本」。這句話。是指明德而言的。結論。就是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起至致知在格物的一句。總言下文。又說「明白了這個。可以說。是聰明之極。知無不盡的了」。這句話。是指物格而後知。至起至國治而後天下平的一句。總言由明德而及格物。是由末而說到本的。所以他的結論。是此爲知本。自物格而後。知至。以天下平。是由本而說到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不過是修身。只要知道了這一點。其餘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所以說「此爲知之至也」。

結論

天虛我生筆述

總而言之。一章經的結晶。就不過「修身」二字。凡人莫不有身。欲求免於飢寒凍餒和惡劣的環境。去奮鬥。用不着費什麼很大的力氣。只要從自己身上着想。我何以有飢寒交迫的一個環境。逼迫而來。就不過是「四體不勤」。以致如此。譬如我是種田的。因為我自己懶於動作。以致無所收穫。雖然是一半由於天災。因而遇到荒歉。但是我若能設思預防。設法以避水旱之災。更和麻雀一般。平時積點雨雪。糧下來。又何致於受着凍餒呢。堯時擊壤而歌的壤父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這幾句話。實在是不錯的。一個人只要自己能耐勤苦。還靠什麼別人的福呢。只要人。人能穀如此。天下自然太平。（凡有一年之餘糧曰登。再登曰平。有六年之餘糧曰太平。）只要大家有了飯吃。不為飢驅。又何至於紛紛擾擾。弄得大家走頭無路。趨向於自殺之途呢。我到西湖上來。嘗看見採樵的人。每在日落西山的時候。他們三五成羣的。各自挑着一擔野柴。唱着山歌。從山上下來。身上毫無油汗。足見他們並不怕熱。我問他們一天能採多少柴。他們笑而不答。卻是旁邊的人告訴我。他們每擔柴。至少可以賣到一塊錢。小孩子力氣小。採不多。也得一二千文之譜。還有在湖邊上釣魚的一竿閒坐。目定口呆的望着釣絲。我問他一天能釣多少。他也置之不理。不過我看這種釣魚的人。所用的釣竿。以及釣絲的制度和他的釣法。迥與尋常不同。他的魚簍子也很大。如果不能靠此營生。何以會得置辦這一種的生財。足見他是。有恆心。而有恆業的。那個樵者。他是。有恆產。而有恆心的。在表面上。似乎這種人。

談不到修身二字。配不上拿來做個引證。不過在我想來他的意一定是誠的。苟無誠意他決不能採滿一擔柴釣着一個魚（他們置我所問於不答。正是他們鄙視我的問是個不誠意的呢。）而且他的心一定是正的。如果他的心不正他一定不願幹這營生。早已去做盜賊的了。但是做了盜賊就不免要累及一家。甚而至於性命不保。古人說明哲保身可見能保身的就是明哲能夠正心誠意的。就是修身修身的修與佛家修行的修差不多。並不是和修理修飾的修字一樣。因為修理的修是個補救的。譬如說一隻船有了漏洞不得不去修。如果不修他就會得沉下水去。所以不得不修。儒者的修身可就不是如此。因為他惟恐有漏洞。早先預防的。所以他在正心誠意上用著功夫。修身乃是自然的。效果至於修飾的修。更加是表面上的事體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般的衣冠禽獸心術都不可問。更談不到大學之道上去。所以我說修身二字並不是個難題。不論什麼人。只要能夠正心誠意。他就不修而自修的了。所以二百五個字歸根結果下來。只不過一個「知」字而已。只要知道了這一種道理。不拘什麼的。危難困窮逼迫而來。也就不慌不忙的。有個真知卓識來解決他。怎樣能夠真知卓識。就不過是「即物窮理」。如何而致成功。如何而致失敗。格其非而存其是。那就聰明之極。決不致於怨天尤人的自討苦吃了。譬如就一個失業的人來說。他如能彀仔細想一想。我何以而致失業。別人何以而能有其恆業。我如今要想自尋一種恆業來做。我應該怎樣尋去。才是對路。他若不明事理。不能彀「即物以窮其理」。他決不能彀想出一條生路來的。這一種人常常來問計於我。我說當初的舜「陶於河濱」。因為河濱的人。搏土為器。都是粗製濫造的。不適於用。他因而加意改良。「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因為壽丘

的山土和着河濱的爛泥。混合起來。可以成功了一種黏土。和現在的陶土一般。可以用火燒成瓷器。着水不濡。所以做成功種種的什器（什猶雜也。故雜貨店亦稱什貨店。而現在的百貨店。卻是十倍於什貨之多。只不過多是販些外國貨來賣呢。）趁着應用的時候。搬到負夏地方去賣錢（就時猶之應時市招上的應時春餅。就是一個例子。）大抵壽丘是一個山頭。一定也產些竹木。所以他能做成許多什器。不單單是陶器。好像上海的龍華。或是靜安寺的香市一般。農家應用之物。都在這一個時候。聚集成市。以有易無。俗語所謂趕香市。即是「就時」。你如果效法於舜。留心你所在的地方。有什麼土產物品。可以改良一下。銷到外面去的。你就從這一點上。即物以窮其理。你就一定可以成功。一種恆業。只要有恆心。有誠意。不怕不成功。但是失敗乃成功之母。在起初的時候。或是經驗不充。或是製作不精。以致失敗。也是不能免的。這就比如種田也。不是不學而能的。只要你用心練習。盡自己之力。格物以致其知。耕耘灌溉。無失其時。你就一定有個收成之望。但是遇到了荒旱。為人力所不能抗拒的。也是不免有個失敗。不過失敗之後。田是仍舊。再要播種。所謂「守得荒年有熟年」。才不致於「廣田自荒」。如果因為一次的失敗。你就灰心。改業棄農。而學為工。為商。你就一生一世。做不成功。一樁事業。所以要做一種事業。只要有誠意。無不可以格物致知。例如舜的「耕於曆山。漁於雷澤」。他能使得「耕者讓畔。漁者讓居」。他只不過是由格物而致知。曉得山洪暴發。可以因勢利導。而入於海。曉得湍瀨之間。魚蛤多於近岸之處。所以他寧涉險而漁。並不與人去爭沿岸之地。人家問他。他也毫不自秘。誠誠實實的告訴人家。一個物理之當然。所以人人都學他了。反把所踞的地方。讓了出來。跟着舜的一條路上。做去。這就比方

一個工商廠號。你不要和衆人去爭一條路。走免得擠。軋你該另闢一條。新。生。路。來。勇。敢。無。前。的。獨。自。一。個。大。踏。步。走。去。例。如。某。種。物。品。大。家。只。是。粗。製。濫。造。以。廉。價。競。爭。因。而。偷。工。減。料。愈。趨。愈。下。你。若。效。法。於。舜。的「陶於河濱」而「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你用十二分的誠意來做出一種「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東西。銷到市場上去。一定保你成功了一種恆業。只要你「誠信無欺。貨真價實」。縱比別人的成本昂貴。也是無妨。所謂「一分行情一分貨」。買主一定會曉得。因爲一經試用。一經比較。自然而然的做出了信用。受人歡迎。不看別的。只看西洋貨和東洋貨。就很明白了。再把中國貨和東洋貨來比較一下。也很可以明白過來。從前的東洋貨毛巾。比較西洋貨價廉。買的人固佔多數。但是西洋貨賣到六七角錢一條。也並不是沒人要的。不過自從三角牌毛巾出世以後。盛銷於世的東洋貨毛巾。居然絕迹於市。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一個「誠」字。他決不粗製濫造。偷工減料的欺騙買主。所以能較蒸蒸日上。進一步還要和西洋貨去競爭。如現在出的西湖毛巾。比之惠羅福利的西洋貨。價廉過半。而物質上卻與同等的美。所以不脛而走。很受一般高等社會的歡迎。足見中國貨並不是一定要不過東洋貨的呢。又如我所做的無敵牌牙粉。在出世以前。全中國的市場上。竟沒有一處不是東洋貨。那時節也並不是絕對沒有中國貨。不過不及他好。所以沒人要。而一般高貴人物。卻要用俄國牙粉。說比任何國的要好。我就拿來仔細研究一下。知道他的原料是炭酸鎂。而不是炭酸鈣。因此我想。中國人並不是不識貨的。如果能仿造俄國的原料。只賣東洋貨的價錢。一定可以受人歡迎的。不過當時的我。並不想做這門生意。僅僅轉這一念。也就丟過一邊。後來我到岱山去辦鹽場。因爲試製精鹽。從鹽滷中提出了

鎂。覺得這種廢物。很可利用。俄國大抵也是如此。所以在民國二年的時候。我在鎮海任內。浙督通令沿海各縣。籌辦水產製造所。我就主張用鹽滷來做牙粉。累得人家笑我是一個騃子。要做這三個銅元的買賣。大家都不贊成。我就做氣不過。自己拿出一千塊錢的小資本來做。但是做雖做成功了。銷卻銷不出去。直到民國五年。脫離了政界。感到失業的無聊。我才想把他來做一個恆業。先是托人寄賣。而十家倒有九家拒絕不收。我想普遍的贈送一批。可是沒有地方去賣。也是枉然。決不會得要買一包牙粉。不遠千里而來。尋上門的。我於是窮思極想的想出一個法子來了。先從小店着手。每家送他一百包。不要錢。只教他賣三個銅元。試試看。如有回頭買主。你可到我那裏去拿。每五十包八角半。賣不去仍可退貨。還洋。他們是小店。心想一百包可以賣三千文。橫豎是白來的。不妨試試看。於是承他的情。收受下了。不再拒絕。有人去買牙粉。他就舉薦上去。買主不要。他說這是新出的。貨色甚好。如果用得不好。拆開了也可退換的。買主於是當場拆開。嘗嘗味道。香而且美。白而且軟。竟與樟腦臭的日貨迥然不同。也就拿回去試試看。一試之後。覺得滿口生香。他就很為滿意。當着奇貨一般。逢人便說。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不到三年。大洋貨店也來做批發了。而我同時做的一種工作。還帶一些慈善性質。做了五十件衣服。給貧兒穿了。每人給他一百包牙粉。上街去賣。賣出來的錢。就給他做工飯錢。一百包賣完之後。如果再要賣。就要現錢來買。起初也有「終日而不獲一禽」的一包也賣不去。累得他「枵腹從公」。我很過意不去。給他兩角小洋。教他明日仍然去賣。他因為有了兩角錢。也就願意再去叫賣。結果我總補足他兩角一天。而於是乎買定了他的一個恆心。也就成功了。我的一種恆業。遂於民七改組為公司。盡力向前進展。

直到現在。竟把西洋貨的漏卮也挽回了許多轉來。也總算是差強人意的了。不過在去今十年以前。有幾個野心家。想把我這已成的事業。篡奪了去。暗中設下了許多伏兵。只想找出一個錯頭來打倒我。那時的我。彷彿處在四面楚歌之中。然而我卻行所無事。只把「誠意正心」四個大字來做我的護符。一切帳目和銀錢出納的權限。完全公開了。交給監察人去掌管。我本是不嫖不賭不吸鴉片不愛奢侈的。每年所得紅利。仍舊加入資本之中。所以明白事理的人。究竟不為讒言所惑。而野心家的伏兵。也被我感化了過來。反而在別人面前稱道我是個誠實君子。說不出我一點壞處出來。直到如今。經過了十五年之久。能穀相安無事。也不曾鬧過大工潮。這就是我所得於正心誠意的一個效果。要算是一個最顯明的例證呢。所以三友實業社的陳萬運說。大學之道是做人之道。也是享福之道。葉小蘇說。做人之道已經天虛。我生講得很透徹了。而享福之道。卻是尋徧四書不見一個福字的。不過大學裏卻有十一個財字。一定先要發了財。方可以享些福。發財之道。大學也講得很明白。就是「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一定要自己正心誠意。明其明德。然後可以得到人心。自然有人來歸附你。譬如你是一國之君。有了土地。沒人耕種。豈不枉然。所以定要有人才。才能生產。有了生產。才能足用。凡百工商廠號。也是如此。他的第一要件。就是個「誠」字。能穀使得夥友齊心。使得買主相信。也不過一個「誠」字的作用。這是發財之道。至於享福之道。書經裏的洪範五福。講得很明白。「一曰富。二曰壽。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他的說法。若是富而不壽。做了個短命鬼。那就富有四海。仍是享不到福呢。有了壽而不康寧（康是健康。寧是安寧）他的身體。常常有病。甚而至於纏綿在病榻之上。做

個老而不死的廢物。豈不苦惱。即使有了錢。也沒得什麼靈方妙藥來補救。如果加上些不安寧的環境。家人婦子。吵吵鬧鬧。鄰里鄉黨。還要和你爭田奪地。豈不更是苦惱呢。什麼叫做「攸好德」。攸者同也。大家同你一樣的好德。就不致於捉弄你。你才可以享福。否則如上所述。大家來到你身上。轉着歪念頭。你就苦了。什麼叫做「考終命」。就是壽終正寢。而非疾終倒路死。譬如活到八九十歲。而被橫禍慘死。不得善終。那就是死於非命。即使有孝子賢孫。也享不到什麼福了。所以五福當中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攸好德」。也就是大學的「明明德」。而他所以能致於此的一個善果。就不過是種因在一個「誠」字上罷了。這一席話。很可以補充我的結論。因此把他附記下來。做一個煞尾。讀者諸君。如有見教。以助興味。很盼望隨時寄示。以便隨時在機聯會刊先行發表。並於再版時編印在這一本裏面。以供衆覽。我想比之看小說。或者有益些呢。